



十月革命对边缘国家的价值

张飞岸

2008-3-4 15:34:48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自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面临着两大主要矛盾：第一，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的矛盾。前者是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制造的阶级分化，后者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结构地区分化。对于前者，资产阶级理论家一直回避不提，对于后者资产阶级理论家却用现代化理论对其进行了误导性分析。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自身理论延伸的基石，在其看来，落后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是落后国家的与世隔绝和闭关保守造成了其欠发达的局面，只要落后国家能够向西方开放，接纳西方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其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然而，现代化理论不过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掩盖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事实上，落后国家的欠发展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产物，资本扩张在其所到之处同时表现为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边缘地区的经济欠发展的辩证过程。欠发展不是一种原始的传统状态，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历史阶段，目前发达国家经历过未发展状态，但决没有经历过欠发展状态。未发展，展示的是世界史产生之前各个国家经历过的原始传统状态；而欠发展，则是资本主义塑造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产物。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中心国家的发展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性发展，而边缘地区的发展则是一种中心国家强加的，以中心地区的需求和利益为转移的依附性发展。

长期以来，边缘国家为了摆脱中心国家的剥削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在十月革命以前，边缘国家的反抗斗争只是造反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因为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并没有寻求重新改组阶级关系或力图破坏现存的世界结构，不构成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性挑战；十月革命改变了边缘国家的反抗方式，在此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其他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提出了反抗现存世界体制的问题。

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还是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生存发展之争，十月革命都凸显了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十月革命不是由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强加给俄国的，而是资本主义两大主要矛盾的产物。由于战争激化了俄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主要矛盾在俄国当时显得异常的尖锐，因而，俄国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也成了社会主

义革命的起点。十月革命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摆脱自身依附地位，改变束缚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结构的一种反抗方式。正因为如此，判断它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建立了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取决于它是否对束缚边缘国家发展的世界经济结构造成了冲击，它是否帮助边缘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是否对中心国家的资本强势实现了遏制。

我们可以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之前或建构过程中，落后国家可以借助国家力量，通过贸易保护和产业革命赶上先进国家，从而使自己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抓住机遇后来居上的国家；然而在现代世界体系完全确立之后，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居上的例子（除了冷战时期，美国为对付苏联和中国而努力扶持的样板台湾和南韩），一百年前的世界强国是美、英、法、德、日，现在的世界强国还是美、英、法、德、日；相反，在这一百年里却崛起了两个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和中国。我们不能因为苏联解体就忘记其从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落后国家，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30年的时间发展成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我们更不应忘记，其由于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一个靠卖资源、吃老本为生的三流国家，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所言：“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一时的危机，而是深刻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危机。它中断了几个世纪来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命脉和潜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国家恢复的前景”。

对于边缘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的现代化理念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他们把边缘国家的不发展归结为其处于现代化前的蒙昧状态，需要靠输入西方的现代性及资本主义理念去完成其现代化过程，而事实上，边缘国家本身即是西方现代化在边缘国家的反应，中心国家的发达与边缘国家的不发达是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一个硬币的两面，边缘国家的发展不可能通过现代性的现代化而只能通过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得以实现。自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长便依赖于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和掠夺，时至今日，西方仍以其金融、科技和军事优势维持着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秩序和生产结构，从边缘国家源源不断地汲取超额利润。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边缘国家而言是无法复制的，边缘国家发展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矛盾无法向外转移，只能在本国内部消化和解决，这决定了边缘国家的发展路径一定而且必须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在现有的世界体系范围内，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边缘国家摆脱中心国家控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最为有效的方式。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追求进步和光明的时代，它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远远高于其对苏联自身的影响。尽管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并不尽如人意，但仍然作为一种威慑和替代资本主义的力量遏制住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采取妥协的劳资互利方针，正是十月革命维护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为社会民主党创造了执政的条件。资本的本性是进行无限度的积累，增加工人的福利是其被迫作出的妥协，资产阶级从来就把福利国家作为一个包

袱，一旦时机成熟，是不会放弃向工人反攻的机会的。没有什么能比丘吉尔1949年在一次讲话中发的牢骚更能证明十月革命的价值：“未能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于摇篮中，未能用某种方式把俄国引向并且使其屈服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失败使我们今日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苏东剧变后，在告别革命的叫嚣声中，资产阶级终于得以甩掉这一包袱，在全世界开始了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十月革命缔造的苏联的灭亡，不仅没有帮助人类实现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反而使劫贫济富的放任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人类再次陷入到资本规范的强制统治之中。忘却十月，意味着告别革命，告别革命，其实也就告别了改良。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反攻还是美帝国主义的复兴，都没有向我们展现出改良主义的正面成果，在告别革命后，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改良，改良已成为资产阶级向劳工阶级福利进攻的工具。一方面宣布告别革命，一方面制造革命形势；一方面宣布历史终结，一方面复兴帝国主义，人类历史在经过资本和劳动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妥协之后竟然又回到了起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卢森堡、希法亭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时的世界有一个共同的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金融资本战胜实体资本获得了统治地位。今天，我们的世界与20世纪初是多么的相似，实体经济停滞，国际金融投机成为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收益的绝对途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通过金融市场的票据交易无声息地转移到发达国家手中。马克思早就说过，金融资本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的泛滥使我们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自从人类历史在资本扩张的动力下发展为世界史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面临着两大主要矛盾：第一，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的矛盾。至今，这两个矛盾不但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得到解决，反而因为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力量的衰落而得到激化，只要这两个矛盾依然存在，十月革命就不会被历史否定和遗忘，社会主义在经历过苏东剧变的低潮后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由资本主义造成的两大基本社会矛盾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可以预言，只要人类世界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还存在着资本与劳工、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分化和对立，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过时，十月革命就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正义的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摘自《江汉论坛》第11期，原文标题为《社会主义对世界体系边缘国家的现代化价值》）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